解放日報

延安：社址　第一五七九號　今日出版一大張

中華民國卅四年九月十七日　夏曆乙酉年八月十二日（八月十八日秋分　九月初四日寒露）

南區合作社理事會通告

抗戰勝利結束，物價迅速下跌，影響合作社資金流通，一時周轉不便，爲適應新的形勢，使合作社資金周轉不致過分困難，業務得以順利進行，以維護全體社員的利益計，本社對股金分紅作如下的決定：

一、在本年陰歷年底結賬前，一律停止退股、分紅。

二、爲了便利那些離延的社員，並避免不必要的社員中途抽股計，凡有各該機關負責同志簽字證明確係離延者，得按股金額預借百分之六十。結賬後結餘餘數，或交本社轉股，或寄交本人，或由在延同志代辦，可由社員決定。

三、其他有特殊需要之社員，經調查確實時，可按上條辦理。

四、如社員經特殊情形而堅要退股時，因本社現金缺乏，只能付給實物，並按此次結賬所存存貨的平均成本折價付貨（具體分法，另有標準）。

啓事

本市縣馬大會，經本會決定於九月廿五日（即陰曆八月廿日）正式開會。會期半個月。在此抗戰勝利之際，除聘有名劇隨會公演外，並有大批貨物廉價出售，以表慶祝。希各地客商攜帶牲畜、貨物，踴躍赴會，不勝歡迎之至！

延安市縣馬大會籌備會啓

廢紙改價

由九月十五日起，每斤（平秤）廢紙價暫改爲券洋三十元，手續費每斤五元，請賣紙者多代收處注意，特此通知。

建設廳供銷處啓

尋人

寧旗（寧夏鹽池縣八）：多年未通音訊，見報望速寄信來家。有人知其下落者，亦煩請示知，不勝感盼！來信寄延安建設廳供銷處寧秀芳。

中國戰區當局縱容下
日軍拒繳武裝積極出擾

【新華社延安十四日電】茲據各分社來電，將最近日寇率領僞軍積極出擾，接應所謂『受降部隊』情形，摘要報導於後：

（一）膠濟路方面：八月下旬，在何思源，李先良進入濟南、青島後，敵即分由青島、濟南出動僞軍，向膠濟路綫出擊，企圖打通濟南到青島交通，接通何李間之聯系。八月廿七日青島敵千餘，率領僞軍，在飛機數架掩護下，攻陷我軍解放之即墨城，並繼續西犯，於九月七日侵佔膠縣，八日竄抵益都（青州）。濟南敵千餘，配合僞軍數千，攜大砲數十門，於本月九日晨，竄抵淄城。兩路敵僞揚言將在張店會師。同日，膠濟西段張店敵軍六百，分兵南犯我淄（川）博（山）鐵路上之南定地區，爲我軍擊退。

（二）隴海路方面：九月初，徐州敵千餘，率領僞軍數千，將隴海路在我軍佔領下之碭山、李莊、黃口一段交通打通，壓迫我軍撤離隴海路附近，並在李莊黃口一帶構築碉堡，每隔三四里一座，每座派駐日軍三十餘，担任警戒。然後，於九月七日，率領僞徐州綏靖軍郝鵬舉部三個團與僞第四集團軍張嵐峯部一個團，接應國民黨部隊陳大慶、何柱國部進入徐州。

（三）皖江方面：九月初，蚌埠敵七十師團內田中將部屬千餘，率領僞軍與化文部數千，向蚌埠周圍我軍猛攻，並以烟幕彈掩護前進，砲火之烈，前所罕見。旋於九月七日，率領僞軍數千，用大量汽船，將李品仙部護送入蚌埠城內。又皖中無爲之敵五百餘，於八月廿五日，配合李品仙部，襲入我軍佔領之襄安鎮，日軍與李品仙部在襄安同居至廿八日，向李部交防完竣後，敵始撤走。此外，敵僞曾與李品仙部配合，於本月十一日，攻陷爲我解放之運漕鎮。

（四）道清路方面：八月底新鄉敵獨立第六警務隊千餘，率領僞軍數千，攜大砲十餘門，以坦克八輛爲先導，向我軍解放之封邱城進攻，企圖奪回該城，交國民黨部隊接防，卒因我軍阻擊未果。九月十二日，該敵千餘，復以坦克二輛，迫擊砲八門，掩護國民黨第八軍暫廿九師，由鄭州經京山鐵北渡黃河，進駐新鄉西南之亢村驛。

（五）同蒲路方面：山西日寇在投降前夕，即與閻錫山簽訂互助協定，宣佈投降後，即將閻錫山接入同蒲路太原、平遙、介休、靈石、霍縣、趙城、洪洞、臨汾一綫。上月三十日正太路陽泉、壽陽、榆次之敵，分以千餘精銳部隊，攻佔我軍控制下之賽魚與芹泉兩車站（均在壽陽至陽泉之間），打通鐵路交通，企圖掩護閻錫山部東進入正太路。二日拂曉，日軍千餘，復率領僞軍數千，配備重砲五門，輕重機槍數十挺，在數架飛機掩護下，分由壽陽與芹泉車站出動，三路合擊我上下莊，太平莊，企圖一舉殲滅我該地駐軍，卒因我軍英勇抗擊，始將擊潰。

（六）平綏路方面：八月廿日，我軍攻入歸綏，將僞蒙軍包圍於大十字街之僞蒙軍總部，正予解決之際，包頭之敵會同國民黨傅作義部暫三軍暫十七師一部，突由我側背衝入城內，向我夾擊，我軍腹背受敵，被迫撤出歸綏城。廿六日，大同敵獨立第四警備隊，以鐵甲車爲先導，掩護步兵千餘侵陷我軍解放下之豐鎮、集寧、旗下營車站。至廿九日，敵即由大同開出兵車三列，並派僞綏西聯軍王英，僞蒙軍第二師門樹槐等部，担任掩護，將傅作義部三千餘人接入大同。

此外，東江、浙東、江南及華中、華北其他地區，日軍均到處頑抗，並不斷出援，我解放區軍民正繼續與敵奮戰中。

【新華社延安十七日電】本社華中特派員近自南京獲得確實消息：何應欽於八月廿三日派員向日軍投降代表今井提出受降補充事項兩項，轉知岡村寧次遵照，內容如下：『甲、中國境內之「非法武裝組織」，擅自向日軍追求收繳武器，在蔣委員長或何總司令指定之國軍接收前，應負責作有效之防衛。乙、根據現有「股匪」攻開封、天津、鄭州等地，該地日軍對於現駐各該地之龐炳勳、門致中等部，採取旁觀態度，未事防衛。關於此事，該地日軍目前應特別注意，並應依中字第四號備忘錄，迅即將指定之日軍，集中於上述「股匪」進攻之地方及其他各地，作有效之防衛。如果各地或中字第四號備忘錄所列之其他各地，在蔣委員長或何總司令指定之國軍接受前，爲「股匪」所佔領，日軍應負責任，並應由日軍將其收復，再交還我接受部隊。』

延安各界人士聞悉此項消息，莫不十分憤慨，認爲此種措置，非特破壞國家之尊嚴與體統，直接違反波茨徹底消滅日本軍國主義之宣言，且係利用敵寇殘害同胞的陰謀，全國人民必須堅決反對之。

日軍破壞投降協定
破壞武器焚燬倉庫

【新華社延安十五日電】據中央社重慶廣播稱：中國戰區各地日軍，在投降協定簽字後，紛紛將武器裝備倉庫等破壞或焚燬。（一）湘省方面：一、長沙日軍復興部隊，在南門外焚燬汽車胎一千八百隻，並將子彈集中燒燬，衣服行李則拋入河中，又一部日軍由長沙北開，沿途曾有擄掠行爲。二、衡陽日軍將郊外彈藥庫焚燬，爆炸之聲晝夜不絕；並於郊外毀壞汽車四百輛。邵陽城內日軍倉庫所存彈藥，亦大部焚燬。三、岳陽日軍焚燬步槍一千餘支，子彈千餘箱，並在湖濱站焚燬軍毯五十床，及其他物品甚多。四、沿湘桂路東撤日軍，沿途燒殺擄掠，並將公路鐵路橋樑以汽油焚燬，並將火車與鐵軌炸毀壞。又長岳公路沿綫日軍，將槍砲彈藥汽車及築路工具拆毀，投入湘江，或以民船運洞庭湖擊沉。（二）粵省方面：一、廣州之日軍，於九月三日將海珠橋之紡織廠內機器及物資全部炸燬。二、廣州灣一帶日軍，將槍彈焚燬，並將大量物資拋入海中。三、汕頭日軍，於每晚十二時以後，以汽車將運所存之械藥等往碕礫海沉沒。又澄海一帶日軍，將大砲作無目的之發射，以耗彈藥。（三）浙江方面：一、杭州日軍，將重要原料焚燬，並破壞重要機械廠，將械彈等運往錢塘江大橋，擲入江中，並殺馬匹。又筧橋日軍，將機場之高空測量器，無線電自動指示目標儀器，及電波方向指示器等破壞。二、象山南石浦大金山日軍撤退時，將地下室儲存之發報機等破壞。閩陽日軍所存之大量棉布，全部焚燬。（四）豫贛等地：一、豫中之臨汝日軍，將儲藏之米麥糖鹽及民衆之傢具縱火焚燬，大火竟日未熄。又魯山日軍撤退時，將所住房屋盡行焚燬，並沿途虐待我民衆。二、贛省方面：南昌日軍，現尚有一部搜括市民法幣。其他如湖北之宜昌、當陽，以及安慶、上海各地日軍，將武裝彈藥與軍用品及倉儲糧食等或焚燬或投江中，不勝枚舉。

【新華社延安十七日電】各地日寇正大肆埋藏和焚燬物資，破壞投降條款之執行。北平敵人近日正連日連夜將大批軍用品，如槍械、彈藥、汽車、汽油，送往北平西郊之湯山埋藏和焚燬。太原、忻縣、崞縣、寧武等地敵，均將大批布疋、物資、槍械、彈藥，或破壞，或焚燬，或埋藏。大同之敵，將許多文件，連同物資器材，付之一炬，消滅犯罪痕跡。

社論
立即收繳在華日軍全部武裝

立即放下武器，繳械投降，乃是戰敗國履行無條件投降的第一條義務，而收繳敵人武器，乃是戰勝國保障勝利的首要任務。因此兩星期前，在日寇正式簽署降書之時，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將軍給予日皇及日軍大本營的第一道命令，便是要它下令所屬日本國內外一切部隊，『立即停止作戰，放下武器』。此項命令經日皇接受並由日本大本營轉令所屬日軍一體遵守。可是，在中國戰區，在對戰敗國侵略軍的處置上，却完全違反波茨頓宣言的精神及盟軍最高統帥的命令。九月七日——麥克阿瑟下令日軍放下武器之後一星期，中國戰區最高統帥的第一號命令却不是要日軍立即繳械，而是要『日軍及日軍控制下之一切軍政官員，須協助本委員長之代表何應欽上將所指定之軍隊收復台灣（包括澎湖列島）、越南北緯十六度以北地區及中華民國境內各日本軍佔領區』。日軍怎樣『協助』？『收復』什麼地區？如何『收復』？這從何應欽八月廿三日向今井提出轉致岡村的所謂『受降補充事項』中就明白了。這就是要日軍用武力去進攻八路軍新四軍以及人民武裝所佔領的地區，要日軍『將其收復，再交還我接受部隊』。對投降的日寇不立即收繳其武器，反令其發動進攻，向本國的人民及軍隊收復『佔領地區』；而對本國的正規軍與地方軍（八路軍新四軍及華南抗日縱隊）則非但不劃定受降地區，反而命令敵軍向其收復『佔領地區』。此種悖乎情理之措置，非特有損國家體統，遺禍同胞，而且更加鼓勵了日本侵略者，使其橫行無忌，爲所欲爲，並埋伏下了擾亂東亞及全世界和平的極端危險的禍根。

在這種悖理措施下，在我國領土上，在日寇宣佈投降後發生了極端危險的怪現象。在全部中國的領土上，除了駐在東北的日軍已被蘇聯紅軍完全解除了武裝之外，其他地方的寇軍至今沒有放下武器。在上海、南京、太原等地所謂已經『接收』之城市，日寇依然住在這些城市中，並繼續耀武揚威，來往自如，依然以統治者的姿態，戒嚴放哨，檢查行人，發號施令，張貼佈告，公然聲稱要『發動自衛』，要對中國人民『斷然懲膺』。不僅如此，日寇還繼續在平漢、正太、津浦、膠濟、隴海、同蒲、平綏等鐵路沿綫及各大城市四週，不斷四出騷擾，進犯我解放區，進攻我八路軍新四軍華南抗日縱隊，獸蹄所至，焚掠燒殺，慘不忍睹，一切輕重武器，包括坦克、飛機、大砲甚至毒氣無不一一使用，殘酷狠毒，倍於往昔，血海深仇，更增一筆。

抗日戰爭已經勝利地結束了，日本已經簽署降書。但是宣佈無條件投降的日本軍隊竟然在我國境內依舊肆無忌憚，橫行不法。中國人民對此種現象無限憤慨與片刻不能容忍，是理所當然的。不僅如此，中國戰場上的這種危險現象，已引起國際輿論之不安。紐約論壇報七日南京史蒂爾氏通訊稱：『日本的投降，對中國淪陷區的千百萬人民是不真實的，理由是：日本仍在控制着，這在南京尤爲顯著。』紐約時報本月十四日社論，力稱中國戰區內『要作的第一件工作，依然是實際的解除投降日軍的武裝並遣返日本』。這乃是美國輿論界對中國境內的奇特情況憂慮焦急之一例。

立即收繳在華日軍的全部武器，這是擺在全國人民面前的一個最迫切的任務，也是全世界愛好和平國家及其人民所十分關切的問題。在華日寇的依舊保有武器及繼續進行戰鬥行動，乃是公開違反盟軍最高統帥的命令，破壞停戰協定，它嚴重地危害中國人民的安全和遠東與世界持久和平的建立。只有立即實際的解除在華日軍的全部武裝，並將其遣返日本，中國人民才能免遭殺戮與蹂躪，才能進行和平建設的事業，波茨頓宣言才能貫徹實施，遠東與世界和平才能得到保障。

我們喚起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將軍注意，九月二日的命令在中國戰區完全沒有執行。我們要求國民政府及中國戰區最高統帥立即取消悖理的危害中國人民與世界和平的要求日本協助『收復』失地的命令，立即實際解除日軍武裝，並嚴重懲罰破壞停戰協定的日軍戰犯。我們號召全國軍民一致起來，制裁投降後的日軍之無法無天的罪行和反對在華日寇背信棄義行動的寬恕和縱容行爲。我們號召解放區的軍民，再接再厲地堅決消滅拒絕投降的日寇匪帮，堅決執行『敵人不投降，不實際放下武裝，即堅決消滅之』的方針，以貫徹波茨頓宣言徹底消滅日本軍國主義的方針，以實現抗戰的眞正勝利與絕滅危害遠東與世界和平的禍根！

邢台城西我克羊范鎮
光復泰興戰果：俘僞師長以下四千餘，繳獲砲七十二門　輕重機槍一百卅二挺。

【新華社太行十六日電】邢台城西廿里敵最大據點羊范鎮及石頭莊，已爲我地方部隊及民兵在長期圍困後於日前收復。邢台城西已無敵踪。敵僞逃竄前，曾在各地大肆搶掠，綁票殺人，僅羊范信有誠一個不大的商號，即被搶去財物達卅餘萬元之多。羊范木村青壯年被擄百餘名。

【新華社華中十六日電】光復泰興之戰果，初步統計如次：生俘僞十九師師長蔡逆鑫元，僞團長顧逆鳳山、陳逆正才以下官兵四千餘。繳獲迫擊砲十二門，小砲六十門，重機槍十二挺，輕機槍一百廿挺，步馬槍二千五百餘支，短槍二百餘支，造槍所一所，電燈廠一所，砲台二架，汽艇、汽船各二艘，汽車九輛，自行車十輛，馬十餘匹。

長垣新解放區羣衆
組織民兵保衛家鄉
延津民主政府發糧賑濟貧民

【新華社冀魯豫十七日電】長垣新解放區樊相集、大張莊、新店一帶三十多村人民，爲維持地方秩序，已相繼建立民兵組織，並開始進行各種活動。本月二日，民兵們分散到收復的據點周圍，搜索敵人埋藏的武器，僅樊相集、張店兩莊就搜出機槍兩挺，刻已發給衛南五區區部。一週以前，這裏的羣衆，還在敵僞摧殘下，過着痛苦的生活，但因該地區和我衛南老解放區毗鄰，羣衆早就羨慕衛南人民的幸福生活，故此次由我軍解放後，短時間內就建立起自己的武裝。

【新華社冀魯豫十七日電】延津民主政府經羣衆大會評議，已分成三等向全城貧苦人民發放大批救濟糧，計一等是赤貧戶，每人卅五斤麥子；二等多是一般小商和失業的僱傭勞動者，每人廿五斤；三等是一般貧農及城市農民，每人廿斤。合乎上述標準的，共計四百六十戶，兩千一百九十四人，共領糧五萬斤左右。若干貧戶，因人口較多，有的戶領到三百四十一斤麥子，羣衆得到救濟後，愁眉一掃，滿臉掛笑。紛紛說：『四十軍不顧窮人死活，拼命要糧，賣老婆孩子，也得給他，現在救星可來了。』商家紛紛開張，小商人來來往往，街道爲之擁擠，城內景象頓趨繁榮。

六合盱眙寶應
積極救濟難民

【新華社華中十三日電】六合民主政府已從沒收的大漢奸財產內撥出糧食二百石，救濟新解放區人民，每鄉組織救濟委員會、保成立救濟小組負責普遍公平施放賑糧。各區亦發動羣衆獻糧捐助難胞運動。政府工作人員一律捐出一月津貼，貸管局抽出百萬元借貸貧民，一百石糧食平糶出售，秋季免徵公糧，一月不收納進出口稅。天（長）高（郵）縣政府也撥出小麥一百石，救濟天長縣城裏一千六百七十個難民。在救濟大會上，貧民陳老四感激得高呼『新民主政府萬歲！』『共產黨是我們的救星！』等口號。

【新華社華中十五日電】寶應城災民貧民工作，已告一段落，計受救濟者二一九五戶，發糧一〇六、二一八斤。

新政權扶助下
張家口商號紛紛開業
物價跌落數倍民衆稱慶

【新華社張家口十六日電】本市建立革命秩序後，各商號亦繼續開始營業。他們對民主政府的工商業政策，表示熱烈的擁護與歡欣。一個雜貨舖的店東對記者說：『日本來了以後，這八年來可把人們壞了，買一百塊錢貨要納很重的捐，另外還有門戶費、所得稅等。這回政府宣佈取消苛捐雜稅，以後買賣就好做了。』瑞士鐘錶行一個店員說：『除了納捐，日本鬼子制人制得最厲害的就是要青年團和勞動奉公，一家商店給你要得剩一兩個人，簡直叫你無法營業，你如不去的話，就得化錢僱，光這筆化銷，就困死人了。現在八路軍來了，咱們以後再不用顧慮了。』瑞士號是一個年代很久的字號，東家本來是老實人，可是日本人爲了敲竹槓，兩次化了不少錢，就被抓去，這次張家口解放後，秩序才一穩定，他們便很興奮的恢復了營業，他們都相信今後再不會碰到過去那樣倒霉的日子。對於目前時局，商人們也很關心，痛恨敵僞的挑撥內戰。他們很願意中國團結，他們聽到中蘇友好條約簽字的消息時，一個在張家口做了多年買賣的商人說：『這回中蘇兩國訂了條約，以後可以通商了。以前張家口與外蒙庫倫通商的時候，張家口市面很繁榮，今後和外蒙通了商，張家口還會更繁榮起來的。』商人們都談着八年來的悽慘生活，和今天的興奮，他們最關懷對外貿易自由和扶助工商業的政策，並希望政府早日貸款。

【新華社張家口十六日電】張家口解放後，由於抗日民主政府貿易政策的正確執行，工商業迅速恢復繁榮，物價已大爲降低，例如白麵一斤，敵佔時價格爲六十元，現爲三十元。白糖一斤，過去五百元，現爲八十元。鹽一斤，過去爲七十元，現爲廿元。青市布一尺四百元，現爲六十元。火柴一盒過去廿元，現爲二元。

宣化革命秩序建立
二萬貧民將獲得救濟

【新華社張家口十七日電】宣化城在實行軍事管制期間，已使全城革命秩序建立起來。全城的電燈廠、電話局、郵政局、汽車、消防隊、鐵道、工廠、礦山，都已實行了軍事管制。全城分六區，都安設了區公所。政府佈告剛已頒出，就有不少僞軍攜帶槍支和僞組織人員一起到縣政府自首，據統計僞軍自首的有三百多，交出槍百餘支，僞組織人員自首的百餘人。大部自首的人員，都予以妥善安插。配給糧庫存糧三千噸以上，正在清查中。其他倉庫也正在接受。宣化抗聯會已把商會恢復起來，正忙於組織工會，與救濟城區貧苦災難民的工作，預計將發出救濟糧廿萬斤左右，兩三天內即將辦好，全城二萬貧苦災民，生活可告無虞。縣政府成立四五天，開過教員知識份子的座談會，職工代表會，最近還要召開士紳座談大會。各區也普遍召開羣衆大會，宣傳隊出發到各街普貼標語傳單，從各方面宣傳，使市民了解我抗日民主政府的各種政策。全城商業相當繁榮，飯館、貨店、菜市等多已開張。

重慶二十家雜誌
反對國民黨當局新聞檢查
決定自九月起自動不送檢

【美新聞處重慶十六日電】合衆社稱：十五日，在出版家反對新聞檢查的運動當中，重慶二十家雜誌已團結在一起。他們已正式通知宣傳部、參政會和憲政協進會說：他們的雜誌不提交政府檢查。

【合衆社重慶十五日電】中國報紙載稱：此間出版界正發動反檢查制運動。它們已正式通知宣傳部、國民參政會及憲政協進會說：自九月起，它們將不把它們的雜誌交給政府當局檢查。

隴東棉田已屆收穫
羣衆迫切需要軋花機

【本報隴東十三日電】綜合分區各地報導：隴東三萬畝棉田，現確定有收穫者一萬三千七百七十四畝，計鎮原留實苗二千四百八十畝，曲子實苗八百畝，華池實苗七百畝，環縣實苗四百畝，慶陽折足苗三千七百九十四畝，合水折足苗五千六百畝。且因下面三個原因：（一）天旱。（二）氣節早。（三）棉花打卡較好。故今年棉花桃子較去年早開一個月。按去年古曆九月中棉花才開桃，今年在古七月廿幾，已有部份棉桃裂開，如慶陽新堡區的棉田，我們已可看見三兩成羣的婦女提着籃子在摘花。洋花雖較土花略遲，但亦有個別的桃子裂開。慶陽市和三十里舖區的部份地區亦已開始摘花。曲子區的柳湫村，馬嶺區的西溝一帶，鎮原孟壩區的部份地區，及沿蒲河川一帶的棉桃都已漸漸裂開。據一般有經驗的棉農談：去年棉田因霜而受損失的，為數甚巨，今年棉花桃子早開一月，當不致再受損。惟當此一萬三千畝棉田進入收花時節，各地政府需設法替羣衆解決軋花機，並有計劃的領導羣衆進行自紡自織，以解決穿衣問題。

【本報關中訊】關中赤水五區一、二、三鄉的棉花長的很好，已經完全打了頭。三鄉畔川堂鳳川等人的棉花，在鄉長文書經常的督促指導下，長的特別好，有的坑塔已經裂開了，顯出了雪白的花絲。（吳荀立）

邊區火柴廠
進行技術大學習

【本報訊】邊區火柴工廠為了迎接和平建設時期的來臨，特舉行三個月技術大學習，以培養掌握製造火柴技術的工作者。該學習方法上採取座談方式，由每部門的組長或熟悉該工作過程的工人主談，實際的將每一機器的生產程序、性質和各機件的關係講出，再由其他的人來補充，並實習動作。其中有涉及到一般知識（物理、數學、化學等）方面的，則由技術人員加以補充。這樣聯系實際的學習，大家易於明瞭，且極感興趣。現學習已近半月，工人們的情緒異常高漲，時刻都在研究，故產品質量已逐步改進。該廠目前所出的紅頭火柴，即是此次學習中的產品，頭大，一擦即着，毫無容桿，作到根根管用，較以前更為進步。（仁）

關於培養地方通訊員

北羣

檢討起來，甘泉地方通訊員中，真正經常寫稿與寫的較好的還很稀少，因此，我們今年的通訊工作中心應以培養地方通訊員為主，作長期打算。這不僅能夠使通訊工作打下鞏固的基礎，且對培養地方知識份子，也是有極大幫助的。

去年甘泉提出過培養地方通訊員及工農通訊員的口號，也做了一些工作，為什麼沒有成績，或者成績很小呢？這是因為在工作中還存在着以下主要缺點。

第一、對地方幹部只限於號召與發動寫，缺少經常的具體幫助。去年二月以前全縣十五個通訊員中，只有四個地方幹部參加通訊工作，從二月開始發動地方幹部參加通訊工作，到八月後，全縣通訊員增加到六十七人，其中有地方通訊員三十四人。他們參加通訊工作後寫了不少的稿件，如從九月到十二月初就寫了七十二篇，如馬興顯、劉金貴、白文彩、侯自福等同志開始對寫稿非常積極，去年都寫過六七篇稿件，但是因為開始寫稿，寫作能力差，寫的稿多是缺少內容，質量差，報社採用的極少。如春天劉金貴同志給羣衆寫了五篇稿件，只用了一篇，有的幹部寫了幾篇沒有用，所以他們說：『咱土幹部寫稿吃不開，人家不登。』於是他們寫稿的信心就日漸降低，有些同志就乾脆不寫了。同時，我們並沒認真切實去幫助他們提高寫作能力。有的宣傳科長接到鄉區幹部的稿件，也因稿寫的不清楚，不看就寄到宣傳部來了。

第二、過去，我們只是一般的提出培養地方通訊員，但對該工作並沒進行深刻的研究。如我們去年在被培養的地方通訊員中的幹部，還有識字很少與不識字的，三區區書白榮同志就是。一方面由於對這些同志幫助差，但另方面確實由於他們識字少，寫稿感到困難，要把這些同志培養成為通訊員，不是短時期所能作到，不如先選擇有一般文化水平的地方幹部，更容易收到效果。今年，我們準備這樣作：第一、不計劃培養的太多。先選擇工作能力較強並有一般文化水平的幹部，縣上加強領導，具體幫助。第二、首先應加強通訊員的羣衆觀點，使他們在工作中與工作中能看出那些是羣衆中需要反映的問題。過去多數通訊員眼睛向上，愛寫縣區召開的一般會議，而不深入下層去收集材料，羣衆最迫切與需要的問題，卻不知反映。如羣衆不滿意合作社攤派股金，對我們政府某些工作有意見，羣衆在生活中有困難（如死人、死牲口等），但我們的通訊員對這些問題（我也在內），卻熟視無睹。所以寫的稿件不免老一套，缺少新鮮內容。其次，還應加強基幹通訊員調查研究工作，與實事求是為羣衆負責的精神。如果我們基幹通訊員懶於調查研究，怕費腦筋，看到一點或聽到一點就寫，那末稿件就會不具體、不深刻、不真實。我自己對這個工作就做的非常不夠，如去年春天在甄士英鄉工作時，當時初步統計全鄉組織勞力的報導了，並沒慎重的研究與考慮是否真實，後來又檢查，真正組織起來的是百分之九十三，我就報導是百分之八十幾。其他通訊員也有如此的毛病。

第三、對地方通訊員要具體幫助，半月給他們寫一次信，幫助提高寫作能力，並指定一定的人聯系具體幫助。這樣作是會得到效果的。

隴東夏徵糧大部入倉

由於群衆熱烈支援前綫，和徵收工作較往年細緻，徵糧入倉就很順利。

【本報隴東十五日電】隴東分區一萬石夏徵糧現已入倉過半，擬本月底以前即可全部結束。據專署二科長張戈同志談，由於下列三種原因使得今年入倉工作進行非常順利：（一）抗戰勝利，前綫大進軍，廣大羣衆支援前綫的熱情很高，都願爭取早日送糧入倉，如華池縣勞動英雄喬連珠，當縣上第一天確定了他的負担數目，第二天他便趕上牲口全部送進倉庫，並且到處宣傳，說：『咱們早一天把糧送到倉庫，讓八路軍弟兄吃得飽飽的，好打拒絕投降的敵人！』慶陽赤城區、新堡區更有在河水暴漲中渡河送糧的。（二）根據夏田收穫量，此次夏徵數字不大，就以整個分區旱災最嚴重的慶陽來說，今年全縣有廿一萬六千餘畝夏田，其中除一千多畝地因遭災嚴重不計在內，其餘每畝平均收穫一斗五升四合，全縣共收麥二萬三千五百餘石；而此次夏徵僅三千五百石。（三）此次夏徵適值農閒，一般羣衆都希望趁空早送了，好集中力量種麥、收秋。另外今年各縣徵收工作亦比往年細緻，因為部份地區遭受旱災，需要顧及此次徵收不致影響羣衆的生活。所以各縣在徵收前，都根據具體情況訂出了適當的徵收標準，如鎮原規定：（一）在存糧多的農戶中多借（因夏徵係預借性質，將來秋徵時才算出全年總的負担，夏徵時多借者秋徵時可少出）。（二）預計全年能出二斗公糧以上者起徵。（三）此次預借不超過全年負担的半數。為了及早送糧入倉，鎮原的二、七、四各區區鄉幹部領導各村組織了送糧小組，以變工形式集中全村的牲口來專門送糧，不去送糧的則幫助送糧人在家料理農事。但個別地區的入倉準備工作做的還不夠，如鎮原三岔倉庫，當羣衆把糧送到的時候，因為沒有空閑倉房致使羣衆往返二次，浪費很多時間。

赤水五區蒲社 民小教員范金章
不計待遇努力辦學

【本報關中訊】范金章才到邊區工作不久，今年在赤水五區蒲社民校教學，羣衆議定全年給他四石麥子的津貼，後來因遇荒旱，糧價飛漲，羣衆覺得負担較重，下半年就不願辦學了。范教員看到這點，對學校管理員說：『娃娃還要念書，學校還是要辦，我就少掙幾斗糧食，減輕些羣衆的負担，要把娃娃教好。』他答應扣除六斗糧食，作學校下半年辦公用費，管理員把這些話給家長們說了，大家都很高興，都覺范教員能為羣衆着想。（吳思賢）

延川中區野狼到處吃羊
高崇則不信神打死『山神爺』

【本報延川訊】中區六鄉小頭溝在古歷七月初四晚上，高銀富的羊圈裏跳進一個狼，他拿燈一照，是個黑背大狼，已把兩隻白羊咬死了。他把村裏的人趕緊叫來。都說是『山神爺』，不敢打。只有高崇則一人不信，就摸了一根磨杆，幾下就打死了。這黑背狼橫行在卅幾個村莊，去年到今年共吃了廿六個羊、十三個豬，很多跟羊的狗也征不過牠，攔羊的見了非叫吃個羊不可。因此全六鄉人都說：『高崇則作把大害除了。』（呼汝珍）

延川城區四鄉試選
首先解決實際問題 啟發羣衆批評工作

【本報延川訊】此間縣府於工作組深入的城區四鄉進行試選。試選從上月十六日開始，至本月十日結束。在宣傳和登記選民的過程中，主要的是吸取羣衆意見，檢查政府工作；但在羣衆中曾流行着這種說法：（一）事情過去了，說了不頂事。（二）惹下人是自己倒霉。根據這兩種說法，經過與羣衆中個別談話、側面調查，證明這兩種說法是有根據的，如過去高家塬的代耕隊給鄉文書楊遂送代耕柴，代耕隊員要用公秤秤，而鄉文書卻另外借了一支大秤，並將公秤踏斷，代耕隊員因此不滿；但在賠秤杆的問題上，經區府的調解，要鄉文書和代耕隊員共同賠償，這更使得代耕隊員感到不合理。還有，該鄉舊鄉長龐玉清，過去在鄉上做了些不好的事情，經羣衆給區府控告之後，區府將龐玉清進行了批評，而龐玉清回到鄉上，在村民會上將控告的人罵了一頓。當參加選舉工作的同志，了解了這兩個材料之後，便以解決實際問題，去啟發羣衆批評政府工作。首先將賠秤問題要代耕隊員向縣府上告，經縣府解決，賠償秤杆之事要鄉文書完全負責。此後，即以賠秤問題的解決在羣衆中宣傳，並說明龐玉清的錯誤是上面不了解情況，問題未能適當解決。經過了具體事實的啟發教育，使羣衆敢於大膽批評政府工作，在各個村民會上收到如下的效果：（一）批評了舊鄉長龐玉清的錯誤，揭露他過去在工作中要私情、不主持公道、上了稅不給割票、罵老百姓、鄉政府不建立家務，僱人割穀子不給工資等具體事實三十餘件。（二）批評鄉政府工作分配義務負担不合理，不了解情況。馬家塬的村長工作不好，去年給抗屬的代耕柴至今尚未交完。（三）對二流子的教育抓得不緊等。（三）軍民關係上，批評過去的駐軍與老百姓變工不還工，借了老百姓的牲口不注意愛護。（四）批評縣府對各區鄉代耕任務的分配不平衡，有的鄉輕，有的鄉重。政府協同軍隊歸隊條例的掌握不夠。酬後即進行選舉。在選舉辦法上，只行政村為單位提候選人。結果在四十個候選人中，選出了鄉參議員二十人（其中舊任議員有八人連選連任，其餘均為新選的），鄉長由會上開票；結果以佔選民百分之九十的票數——三百零一票的趙樹清當選為鄉長。一般的羣衆說：趙樹清能吃苦、耐心、不發脾氣、能和大家合得來（即羣衆關係好）。從新的議員的產生，及鄉長趙樹清的當選，可以看出，羣衆對選擇替他們辦事的人是很慎重的。經過了參議會討論，通過了議案十五件，其內容，多係多種冬麥、調劑麥地、麥籽、準備秋翻地、消滅害蟲、改善勸員工作的負担問題、改造二流子問題等方面。最後，在參議會上，縣署劉縣長等同志均講了話，報告了當前的時事，檢討了政府的缺點。（熊夢）

兩個多月內紡線六斤半，織布三疋，在伙食上也從三頓減到兩頓，兩人三月內節省了小米四十三斤四兩、肉四斤，油三斤。（余朝文、劉傑順、高懷德）

五旅四團家屬受優待
深為感動為戰士補衣

【本報訊】三八五旅四團七連管理排長雷占勝之妻佐梅英，及擲彈筒班長哲遜之妻佐秀英，於今年四月間從鄰區洛川來邊區探望她們的丈夫。七旅首長特予招待，除發給需品外，並予肉、油、麥子等額外的優待，她們深為感動的說：『邊區成為另一個世界了，在這裏隊伍上真是有光榮！』她們剛到後，就幫助戰士們縫補衣服。幾個月來，她們已幫助縫了十七套襯衣，補了十三件衣服，拆洗了八床被子，還幫助做鞋、補襪，甚至把她們自己的幾兩錢都用光了。她們常說：『邊區的隊伍和自己家裏人一樣，還分個你我。』部隊中展開個競選……

馬欄區山地種麥收成好
楊占華每畝收四斗

【本報新正訊】馬欄區三鄉的楊占華，去年種了十八畝冬麥，今年就打了七石二斗麥子，平均每畝地要打四斗麥子。鄉政府把這個山地種麥收成好的例子向羣衆作宣傳，如王富貴種五畝麥子，今年不準備增加，但經過鄉文書的宣傳，就增加了十畝地。他種地細法，要買油渣上到麥地裏。今年經過鄉政府的宣傳，羣衆種麥的信心提高了，有的在麥子地或包穀地裏種麥，全鄉今年共可擴大麥地三百三十一畝，比去年增加了五倍。（張俊民）

【又訊】馬欄區四鄉南寺村祝芳致，在去年種麥時，聽到有些人說『山地根本不長麥』，他偏不相信，就跑到對面山上收了十八畝灘北風的陽坡地種麥，到今年夏收時，就打了十石麥子（當不是冷子打，還可多打二、三石），足夠他一家五口人淨吃一年多。今年祝芳致又增種了十二畝，連犁帶耙，都是四遍到五遍，他的三十畝麥地，現已全部耕好種完。村裏人現在爭着往山上種麥。（張維緒）

我是怎樣學寫通訊的？

聶景德

編者按：聶景德同志是本報鄜縣基幹通訊員，過去曾給黨報採寫過一些比較出色的新聞和通訊，他在採寫上刻苦用功的精神，值得通訊員同志們學習，這裏是他的一點採寫經驗。

一九四二年冬，看了『西北局關於加強黨報工作的決定』，使我很感動，覺得我也應該關心黨報、學習給黨報寫稿。當時我正在搞秋徵工作，於是前後寫了兩篇報導秋徵的稿子寄給解放日報。並附信作了自我介紹，說明我願給黨報寫稿的志願，請求編者幫助指導。但兩次稿及信的寄出後，都是既不見刊登，也未見編者有隻字急見回復。我原來抱的為黨報寫稿的滿腔熱忱，被這接連兩個釘子碰回來了。當時個別同志對我的不理睬，及兩次嘗試的失敗，使我有了『寫新聞通訊是那些職業記者的事，報社不需要我這樣的人寫稿』的錯誤認識。從此，約一年之久，我再也不敢妄想寫稿了。當時只從報社一方面找失敗的原因，並沒有檢討自己寫稿方法不好，內容空洞！等缺點。

四三年秋，幹部中給黨報寫稿者日多，同志們鼓勵我寫。我因以前寫稿失敗的影響，老是不敢去寫。後因同志們一再督促，我把縣上佈置『開秋荒』及『增種多麥』工作寫了一篇消息寄給解放日報，幾天後在一版登出了，接着又寫了『二流子歸有才的改造』及『牛武區開秋荒檢查』兩稿，也都很快的登出了。登出的雖是兩三個很簡短的消息，但對於初學寫作的我，的確是一個很大的鼓勵。提高了我的信心，改正了過去『報紙不需要我寫稿』的認識，從此我決心學習寫稿。從四三年冬至四五年春，我共給黨報寫過四十多篇稿子；其中刊登的三十多篇。兩年來寫稿已養成習慣，從不斷的學寫中也摸索到了一點寫稿的規律與方法，現在寫出來和大家研究討論：

開始寫稿時我也感到沒材料、抓不住中心。後來把寫通訊與日常工作學習聯系起來，越寫越感到材料多，寫不完。下面的工作彙告，與鄉幹部及勞動英雄的談話、佈置、檢查與總結工作的各種會議，及隨時隨地留心工作學習中的問題等，都可以找到極豐富的寫稿材料，如佈置與檢查徵糧工作後我就把佈置與檢查的材料寫成稿子；在組織羣衆打[illegible]時，我就把自己所見所聞配合訪問分析而整理成稿子；合作社及其他生產報導稿子，也多是從工作檢查總結材料中壓縮寫成；很多稿子也就是行政工作總結及對上面報告的草稿；另外注意工作中新的創造與典型材料寫稿最好，如太樂區打井及張村驛開煤井等稿。作什麼就寫什麼，工作中心也就是寫稿中心，只要耐煩的去留神搜集，材料自然越寫越感到寫不完了。

我的寫稿方法是經常注意工作中的問題。常帶上一個本子，把工作中的一些問題盡可能的詳細記下來，所記下的材料不一定都可以寫稿子，必須把一般材料配合上自己親自的訪問調查，材料已完全了，還不急着馬上去寫，多用腦子研究考慮一番，把應寫的問題及材料安排組織等考慮成熟，並在腦子裏擬定好一個大綱，然後再動筆寫。已成的草稿還要一字一句的慎重修改一遍，儘量把可有可無的詞句刪去，才謄寫後寄出。往往在謄寫時還不斷的修改壓縮，甚至改變結構次序。凡是採用以上辦法寫成的稿，一般都會無多大修改而刊出的。我覺得最重要的是耐心細心的搜集材料，只要材料完全了，寫時便很簡單容易了。如張村驛區開煤井稿的採訪：今年三月初，我去張村驛區協助佈置春耕時，發現了該區幹部領導開煤井的新事情，當時才在動工修巷，還未見炭，我只注意了個初步領導開採經過及能否開成等問題。和區書區長談了羣衆燒柴困難，及他們領導準備開煤井經過，又和當地老紳士李蔭文談，了解了光緒年間張村驛曾有過煤井，不久因縣衙水沖倒城牆及病死了幾個紳士，豪紳們藉口因開煤破壞了風水，影響到倒踏死人而干涉停開，民國十多年左欄長駐張村驛時羣衆開煤，也以『風水』關係而禁開等，從這些事實，證實了當地確實有煤，也證實了區書區長所談的一部份材料，最後我又到煤井上去看和炭工談了談，了解了邊境外店頭鎮統制煤業，工人無法生活逃入邊區謀生等情形。不久我回縣了。因煤井尚未開成見炭，這個材料也暫時存下未寫。半月後，侯區長來縣，我順便找他談，談出了煤井已開成見炭，並談了該區羣衆的反映等。這樣，材料已完全了，本來可以馬上動筆寫了，但為了慎重，去和才由張村驛工作回縣的縣委王部長談了談，討論了我還不敢十分相信的幾點材料，然後才動筆去寫；因材料已完全成熟，動筆後只一兩個鐘頭便寫成了。此外，種藍、打井等稿的採訪也大致經過如上的辦法。

兩年來，我因把寫通訊和日常工作密切聯系起來，材料來源，不感困難；同時因自己常寫及留心別人的稿子，對我的工作學習幫助也極大，因為要經常注意搜集材料，工作也較前細心深入了，我覺得一般在職工作同志都可以在工作中注意收集材料，經常為報紙寫稿。

但我在寫稿方面並非沒有缺點的；開始學寫時，抓不到中心，不認真，太潦草的毛病很嚴重（這樣寫出的通訊不能刊登）。起初，寫稿時自己的出風頭思想很強，稿子寄出後登不出來或登出遲了時，便不高興，沒有真正了解為黨報寫稿是自己日常工作任務之一，直到現在還存在着『拖』、『懶』的毛病，有很多很好的應該寫的材料因工作忙亂而拖下不寫，或是不及時寫而失去了時效。這些都值得今後注意改正。

志丹胡光彥以自己的實例
建議政府宣傳開秋荒
全縣計劃開秋荒七千垧

【本報志丹訊】三區六鄉一村會羊角城胡光彥老先生，是縣政府委員，又是縣勞動英雄。最近特到縣府建議：發動羣衆多開秋荒。並用他自己的例子說明開秋荒的好處：去年胡老先生開過八垧秋荒，今年天旱，一般的莊稼都不好，只有秋荒地糜子好。老百姓說的好：『你有糧食窖，我有秋穀地』。今年雖然受了天旱的影響，但是他兩犋牛莊稼還能打十幾石糧（四十八桶斗）。他說：全憑秋穀地，穀地糜子平均每垧打四斗（大斗），今年一般莊稼，每垧打一斗半，還要好地才成。胡老先生的牛在古曆七月初旬就上山揭地，除把十來垧多麥地全翻好，還開了秋荒十四垧。據他說：六鄉有一三三犋牛，有一百犋牛已開了九百多畝荒地，現正在劃開廿五垧荒地，並且不誤種多麥。今年因天旱，老百姓都說：『穀地糜子好』。因此大家對開秋荒都很樂意。

【又訊】日前區長、區書聯席會議上，提出立即要進行的工作：全縣發動羣衆開秋荒，種多麥，多收山草，保存好草，多種多麥，多穀子，防止明春牧荒早。據悉，全縣計劃今年開秋荒七千垧，組織多穀子三千四百餘垧。現據三、五、六三個區的檢查，已完成一千二百九十二垧，近來天雨地潤好開荒，秋荒任務可以完成。（王海清、高登明）

延長一區四鄉支部
討論配合政府種麥秋收

【本報延長訊】一區四鄉於九月六日召開支部幹事會，討論如何配合政府發動羣衆趕種多麥及組織秋收事。支部根據秋收薄的情況，研究了細收細打、不糟蹋莊稼穗子的辦法。號召黨員們學習陳旗村黨員在備荒中的模範作用。並動員婦女拾棉花、收玉米。該鄉將組成十個健架隊進行秋收。會後即由幾個黨員小組分頭到行政村召開黨員小組會議，傳達支部決定。（宋克彥）

固臨縣級機關趕種冬麥

【本報固臨訊】此間縣級機關生產，即將縣委縣府的事務人員組織起來，用牲口輪流翻地，九十六堆麥地在白露前已全部翻過兩遍。機關幹部則利用下午時間擲送、送糞和下種，本月十日已經全部種完。（劉仲英）

【本報環縣訊】毛井區自古曆七月中旬普雨後，黨政方面即指示並派幹部下鄉組織開秋荒，最近各鄉羣衆正在注意進行，如中區二鄉三村已有六戶在兩天開荒二十餘畝。又訊：該區原以拾野菜為備荒工作之一，但因當地野菜很少，政府已指示各地多收草籽、棉蓬籽，並補種秋芸芥（不怕霜凍）。（銳三）

米中選出學習模範

李生貴用心預習課本；馬遵如虛心聽取意見。

【本報米脂訊】米中於本學期選出四個學習模範，他們在學習、工作、生產上，均獲得全校同學的好評。李生貴同學由於他認真、踏實，刻苦用功的學習精神，總結各科平均分數達九十五分六，他的學習方法是：先在預習課本時，自己鑽研，就把重要問題提出和大家討論。如果不能解決，就在聽講時就比較容易了解。以在課堂上認真作筆記，在課後參考。在習作上，他在搜集材料後，就研究中心是說明一個什麼問題，寫作上的進步也很快。此外他在幫助別人、生產等方面均能為大家所擁護。比如他看到同學們的鞋爛了，就組織了一個釘鞋組，替大家解決了困難。馬遵如同學在初入學時，成績不好，但由於她埋頭苦幹，終於得到很大的進步。她曾經化了七八點鐘時間寫了一篇讀報稿子，未被採用而又重寫五遍，她具有堅決上進的毅力，因而學習成績終於成為全班第一，並被選為評代表。為了改進領導方法，她常到別班去虛心學習。在一切會議上，她能細心傾聽別人的意見，並勇於發言，糾正別人錯誤的見解，她也很好考慮接受別人意見，努力生產，除自給半年文具費用外，並以數千元寄回家用。（柳風）

信箱

棉花葉子不要完全打掉

編輯同志：

關中新寧二區三鄉梁家掌梁老六的五、六分棉花，長的很好，八月二十五日，他和他大兒子到地裏把所有的葉子都打光了。現在，棉花坑塔正往大裏長，沒有葉子，坑塔就很難長大，所以要打葉子，只把直桿跟前的老葉子打掉就行了，不要完全打掉。

薛志杰

槐樹葉可以染布

編輯同志：

大關中很多老百姓用樹葉子染布，顏色很好看，如椿樹籽和樹葉（或柏樹籽）加黑礬可染黑色；杏樹葉（或桐樹葉，或指甲花）加白礬可染紅色；槐樹葉（或大豌豆花）加白礬可染綠色；槐樹葉加白礬可染藍色。其製法是：各種樹葉均為一斤、黑礬或白礬均為一兩，用碾子碾細後，裝在罐子裏，埋在地下，約一百天就成染料膏子，再把它放在鍋裏蒸過，取出晒乾碾成粉，就可以染布。一斤染料可染布四丈。

不過，在從地下取膏子時，因臭氣很大，可能將人熏倒，所以取時應把口、鼻護住，並用钁頭挖出，以免發生意外。現淳耀二、三區羣衆有些已採用此法準備染多衣了。

永福、永祥、洪泰、俊富、壽山、良繩

更正

十四日本版『延市選出初選代表』標題，係『延市各羣衆團體選出初選代表』之誤。

戰勝日本後

蘇聯遠東地區將變得更加富庶

庫頁島和千島羣島將作為防止日本侵略的基地

【塔斯社莫斯科十四日電】眞理報社論稱：紅軍之戰勝日本，將成爲蘇維埃遠東的發展的路標。這個勝利爲我國最富庶的部份之一，開闢了更其大大發展的前途。遠東地區約佔地三百萬平方公里，比數個歐洲大國合起來的領土還要大。遠東蘊藏豐富，實爲一個眞正的寶庫。因在這個寶庫內藏有白金、黃金、銀、銅、錫、錳、鐵、煤、石油和其他寶藏等。在其江海洋淵中和森林裏，有許多珍貴的動物。在其河海有無數種魚，而其植物亦有無數種，甚至還有稻穀。在蘇維埃政府下，尤其是在斯大林五年計劃的時期中，這塊領土是改換面目了。康索瑪列斯克，柏羅比德占、馬加幹等新城市及其他許多地方，在荒野的森林和各沙漠地區中起來了，這兒有許多工廠和礦坑。這些處女地生出來豐富的莊稼。長達好幾千公里的道路，有許多條。最偏僻的角落都有航空綫和航海綫聯絡。現在遠東，則開了一個新的光輝而紅軍消除了日本侵略蘇聯的危險，並保證了遠東居民，有進行和平和建設性的勞作的一切條件。庫頁島南部和千島羣島將給蘇聯一個直接太平洋出口，並將作爲保衛蘇聯，防止日本侵略的基地。北面海道的經常運輸，將供給此地域北部各地區以它們所需要之物。遠東將變成更其富庶和美麗。

紐約輿論界要求

逮捕敵皇軍閥財閥官僚

澳洲軍民反對麥克阿瑟對日寇的寬容態度。

【中央社紐約十三日專電】紐約報紙大聲的呼籲以更激烈的方式與日本接觸，紐約時報稱：日本的整個系統，應加嚴格管制。日本的天皇、軍閥、實業家、官僚、警察均應澄清其戰前權利，日皇決不能逃避日本戰爭的責任。紐約郵報要求逮捕天皇及財閥等，並批評麥克阿瑟所公佈日本戰犯名單中，並未涉及於同負戰爭責任的實業家、銀行家及政客。同時前鋒論壇報則抨擊美軍在朝鮮的錯誤，斥責奇將軍的承認韓人『與日人同種』實毀及美人的榮譽。

【路透社倫敦十五日電】墨爾鉢訪員在今天發表的消息中說：『麥克阿瑟將軍承認日本降伏第四等軍事力量，將不能再威脅世界的和平。但實在麥克阿瑟堅留日本天皇是帶有自由思想的人以後，澳洲人便認爲他的話是空洞的了。我今天搜集過澳洲軍人與平民的典型意見，極大多數人都深信，如果仍然維持目前處理的政策，必然會引起另一次戰爭的。麥克阿瑟將軍九月十二日對日本天皇的讚美，不僅使澳洲人而且使很多從前衷心讚助他光輝的太平洋戰役的美國人，都感到很膽寒。他們都問道與日本頭號戰爭罪犯和解的這種特別政策的背景是甚麽。』

關於南斯拉夫的內外政策

鐵托元帥發表演說

最廣大的羣衆均將參加選舉 反對派正企圖引起危機，以便引起盟國干涉。

【塔斯社貝爾格萊德十四日電】鐵托元帥經貝爾格萊德廣播發表演說稱：國民議會的選舉將於今年十一月十一日舉行。最廣大的羣衆，包括各民族、軍隊及所有曾積極參加游擊隊作戰和民族解放運動的人們在內，不論其年齡如何，均將參加選舉。只有賣國賊、公開的合作主義者，即是說，在我國歷史緊急關頭出賣其國家的人們，才被剝奪去選舉權。很幸運的是，這些人非常之少。南斯拉夫一切民主力量均團結在其中的民族陣綫，將以單一的名單參加選舉。不屬於這一陣綫的反對派將同樣有權參加選舉並向人民自由說話。南斯拉夫民族陣綫必須極爲嚴肅的來準備這些選舉，這點由於民族陣綫目前在國內的地位而非常迫切。鐵托指出，南斯拉夫民族解放陣綫並不是一個僅僅爲了達到某種政治目標而成立的臨時的選舉前的聯盟。鐵托說，我不需特別論列這樣的事實，即正是民族解放陣綫在我國解放中起了歷史意義的作用，它在這次戰爭中不僅作爲勝利者而出現，而且成爲我國各民族兄弟之誼與團結的柱石。它有明確的綱領：無情地對侵略者作戰，直至它們被完全逐出我國而後止，反對國內一切賣國賊及反動勢力，爭取南斯拉夫的眞正民主化，建立各民族平等的新南斯拉夫國家。今天，我們可以說，民族陣綫的這個綱領已經實行了。在我國解放後，由於蘇聯的莫大幫助及英美所予的支持，民族陣綫的綱領又增加了恢復我國被毀國家、發佈命令及建立國家機構的新的重要任務。因此，純粹經濟任務現已產生了，它較以前的任務一點也不容易些，而且需要集中全國的一切先進力量來完成這些任務。這些任務只有經過國內改組才能完成，如同民族陣綫綱領上所規定的一樣——建立在南斯拉夫各族完全平等民族聯邦基礎上的共和國政府，實行最廣大羣衆具有社會及政治權利的眞正民主。人民自己選在國民議會中，將決定這一切。論及外交政策問題時鐵托說：民族陣綫政府已採取了堅定而一貫的外交政策，拒絕動搖的政策，這種動搖曾使前南斯拉夫遭受可怕的災難。與蘇聯訂立條約是一個重要的成就，並爲我國外交政策一致性的證明。民族陣綫政府同時與一切斯拉夫國家建立了很好友誼關係，和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合作，保持最密切的關係。南斯拉夫政府的道路是防止一切可能的外國陰謀以離間民主勢力之團結的最好保證。我們與各大盟國英美法的關係日益鞏固，並採取經濟與文化合作的性質，這點對於遭受戰爭破壞的我國的恢復工作，特別重要。只有一小部份留在國外和國內的反動派，力圖以一切辦法破壞我們和各大盟國的關係。這些人民的敵人以散佈謊言與誹謗的辦法，企圖將新的南斯拉夫聯邦置於外國最黑暗勢力之下。但是，我們堅決相信，我們不久將又能（一如我們在戰爭初期所作的一樣）向全世界揭露這些人的眞像。當某些外國有人正在進行活動以阻止南斯拉夫獲得正當領土要求的滿意答覆時，反對派正企圖以一切可能的辦法引起危機，以便阻止選舉。他們邀請某些盟國來干涉這件事，因而阻礙了國內力量的團結。這點表示，反對派客觀上遠害了我國的利益，不顧一切以便在於任何人及任何手段的幫助下，奪取政權，不管我國行將遭受領土上及其他方面的損害。於指出南斯拉夫反對派正受到國內每個反動派及反人民力量的支持時，鐵托宣稱：某些反對派的先生們認爲最好是找尋某些藉口以避免參加選舉，以便他們可用此態度，引起盟國的干涉。反對派的領導者忘記了南斯拉夫是個獨立國家了，它站在聯合國方面獲得了作爲戰爭中平等同盟者的獨立地位。

【塔斯社貝爾格萊德十五日電】最高法庭正審判巴維里區軍十五個將軍、十四個上校及五個中校的案件。所有被告均在南斯拉夫舊軍幹過，其中若干人在投降前，其餘在投降後，參加了烏斯塔希部隊，爲侵略者服務。

敵宣傳機關

同盟社又在國內恢復活動

【美新聞處東京十五日電】麥帥已撤銷停止同盟社工作的命令，並於今日中午（東京時間）生效，但同盟社在試辦期間並歸美當局嚴密監視，該社不能由國外分社接收消息，亦不能向國外發出消息，又該社僅准採訪本國消息，一般相信該社可能獲准接收國外其他通訊社消息。

【合衆社東京十五日電】麥克阿瑟巳封閉日本報紙，無綫電與情報部雖然部份地已解除早期五强加諸同盟社的禁令。新聞檢查長胡佛上校告特別召集的日本新聞與無綫電政府官員的會議說：麥克阿瑟不能容忍粉飾消息或減輕日本失敗的事實之進一步的企圖。麥克阿瑟反對粉飾消息或『擾亂社會安謐』的指令之任何媒介如同盟社所作的將遭停止。他並告被認爲是日本政府機關報的日本時報編輯，該報的社論與撰文在美軍部隊中間引起不安，除非停止，麥克阿瑟即停止報紙出版，胡佛並對日本新聞與無綫電官員說：『自從你們投降以來的日子，你們在處理新聞方面表現了缺乏忠實態度。』

南國向意要求賠款

外長會議增邀波蘭、烏克蘭、白俄羅斯參加對意和約意見

【路透社倫敦十五日電】貝爾格萊德電台今日報告：據南斯拉夫議會秘書長巴奇區今日因倫敦外長會議而發表的聲明說：南斯拉夫要求意大利賠款三百卅四萬一千鎊。在詳述意大利軍於佔領時期所幹的許多罪行時，巴奇區說：『意大利應即刻歸還從南斯拉夫掠去的一切裝備，船隻與珍貴物品。我們深信我們的賠款要求將獲得我盟國的完全支持』。

【路透社倫敦十六日電】外長會議昨晚同意增邀波蘭、烏克蘭、白俄羅斯在寫意大利和平決定時，提出他們的意見。

【合衆社倫敦十六日電】五強擴充邀請印度在星期一討論意大利、南斯拉夫邊界時有一發言權，南斯拉夫人士不知所措。官員開初回答詢問時說：『邀請印度是不可能的，因爲印度不是在自治領範圍內』。嗣後，當各官員顯然讀到五強的公報裏頭包括邀請印度時，公發言人說：『這是新德里委派代表的事情。』印度民族主義發言人梅農說：『假使這就是目前印度政府的另一發言權，這是毫無用處的……但是，假使派去了眞正的印度代表，它將意味着在會議上的另一民主發言權』。印度官員說：新德里委派的人在星期一以前不會公佈。

【路透社羅馬十六日電】意外長加斯巴萊今晨飛往倫敦，參加明日舉行的五國外長全體會議。英自治領及其他國家亦被邀參加會議。

【新華社延安十六日電】據美新聞處倫敦訊：聯合國五強外長，會利用今日休會期間互相徵集有關意大利和約及外長會議所擬解決的多項爭端的資料。據國際新聞社消息，法國、南斯拉夫、埃及、阿比西尼亞、南非、紐西蘭、及澳洲十三日會聯合向外長會議提出對意國的要求，因上列各國均曾參加對意作戰。南斯拉夫要求嘗特及結意東北部的里雅斯特及伊斯的里雅二埠，因該地人民大部係斯拉夫族。希臘雖同意美英二國於未來和約中不擬加重意國經濟負擔，然堅持意應付出賠款，此外因法國對意也提出領土要求，故意大利問題更形複雜。

政府應完全承認印度獨立

英煙草工人聯盟要求

印國民大會決定參加總選，但認爲選舉人名單已不合世界潮流。

【新華社延安十七日電】路透社訊：英國煙草工人聯盟，要求英國政府完全承認印度對獨立的要求及印度人民有選擇其自己政府之權的決議，雖未付諸表決，但已提到總委員會，予以考慮。

【新華社延安十七日電】中央社消息：全印國民大會執行委員會本月十二日於沛那集會，商討關於印度未來之重大問題，全印國民大會委員會，決定於十日後於孟買集會，此爲一九四二年事件以還之首次會議。甘地雖非委員會委員，亦非國民大會黨員，但將出席會議，其他若干會外人士，查理（最近始重加入）、貝爾亦被邀請參加，閉會之最緊迫問題，乃未來選舉問題。國大領袖尼赫魯最近發表談話，指出此項問題仍在討論中，委員會於沛那閉會時，將注意贊成及反對之意見。而認爲選舉人名單中若干已完全不合世界潮流，國大領袖們切注意印度選舉人名單之修改。中央社記者獲悉，國民大會之決議雖係如此，然選舉仍將按照預定計劃舉行，今年選舉時日甚近，選舉人名單亦不致有任何重大修正。又據美國新聞處電訊：全印國民大會工作委員會，在經過四天正式會議後而通過的決議案中，仍繼續談判與合作的綱領。辯論關於因不滿意選舉手續而抵制行將到來的總選舉議以後，即業決參加選舉。

西姆拉會議的經過

七月二十一日李雲初寄自孟買

西姆拉——這『侯門深邃』的印督夏都，由於此次印度領袖會議的舉行，第一次烙上了民族運動的標記，使這座名山生色不少。七千呎高的山間氣候，涼爽宜人。當會議期間，全世界人民的目光，都聚精會神地注視這一個白雲深處的地方。可是爽人的氣候，並不能使印度領袖們偏見的火氣消除，不幸的消息終於傳出西姆拉會議失敗的聲音。

代表國民大會出席會議的阿沙德，已於十八日回到加爾各答，他在二十日的記者招待會上，曾發表他的意見，認爲此次失敗，是回教同盟不合作，但英國當局也不能卸脫應負的責任，如果印督有誠意，那麽即使回教同盟退出，多數黨派仍然可以組織中央政府。

甘地雖然沒有參加會議，卻也到了西姆拉，他住在某資本家的別墅裏，國民大會特派了二十幾個會員照料他，並預備了一只山羊，使他每天能有羊奶喝。但是甘地近來似乎脾氣不大好，當他在到西姆拉的途中，曾對擁擠歡迎他的羣衆，表示很傷心，說他們三十年來沒有進步，還是那麽吵鬧不守秩序，甚至推開一些獻花的人羣，在西姆拉下車時，竟把照相人家替他照相的像機惡過來交給他的秘書。不過他對會議的失敗，並不悲觀，他說：決不失望和消極，將繼續進行許多建設性的工作和活動，『加強我們的地位替衆人服務』。他在西姆拉一次祈禱時，也在演講中說過：『我不是什麽聖雄，只不過是你們的僕人。』印度人民現在正替他籌備慶祝七十七壽辰（十月三日），他們已決定從本月二十二日起開始七十六天的紡織運動，以紀念他提倡手紡的功績，並且還要獻他七十七枚銅板和一點手紡織品。

尼赫魯的意見，也同阿沙德一樣，指責回教同盟以教派利益考慮問題是『封建主義』，特別不滿第三者（意思指英方）在印度存在，使回教同盟有了靠山，『不能就範』，使人感到驚奇的，是他對一九四二年八月以後的印度動亂局面，並未覺得『有所過失』，反而不滿意國民大會中努力於印回團結的許多人。聽說他將有歐洲之行，想去觀光一下戰後歐洲人民的生活，順便也將去美國看看他的妹妹潘第特夫人和他的姪女。潘第特夫人對會議的失敗，並不像她哥哥那樣，她在美國的談話，表示不能責備某一方面，而更重要的是國民大會和回教同盟不諒解，她認爲那是『對印度愛國主義的挑戰』。

那位被國民大會攻擊『應負會議失敗之責』的回教同盟主席金納，自然得盡力中傷，他說，他必須要求巴基斯坦不受[illegible]，印督的方案中回教同盟只能佔三分之一少數的席位，而這少數的五席中，國民大會還要硬拿去兩席，這是不能忍受的。他說如果接受了，就等於替自己已判死刑，回教的利益試問怎樣獲得保障呢？他這次住在西姆拉的華貴的『西雲飯店』，這可說是會中的一個特色（穿西服的只他一人）。說來也奇怪，他代表的是較爲保守的回教同盟，但他的私生活卻是最西洋化的。

會議中，還有一些狹隘偏見的印度教大乘會（馬哈薩巴）和羅埃派（英國在印代理人）的破壞。奔走印回團結和主張接受魏菲爾方案的『南印度甘地』查理，這次在西姆拉就遭到狙擊，暴徒們企圖用棍子猛打他，幸虧發現的早，沒有受傷，兇手被捕了，供詞中竟說，殺斃查理是他的終身目的。查理雖然沒有被打到，但還是遺失了重要文件。

大家各說各的理由，印督公報中『會議因印回異見而失敗』這種帶有挑撥性的詞句，沒有誰去注意它。

但是，清醒的印度人民領袖是看得很清楚的。三年來努力於印回團結並且正確的印度共產黨總書記約希，在此次會中述他公正的意見：他認爲國民大會和回教同盟的領導機構，都陷入了自我陶醉的境地，他們都看不到簡單的兩件事：第一、英國未必能悉就印度領袖；第二、他們忘記了水深火熱中的印度人民，不去考慮會議的失敗，將使印度人民引起怎樣可悲的影響。所以他事先極力主張印回團結一致來爭取會議的主動權。

印度海外的領袖，如美國的印度自由協會主席，也表示了他的意見，他要求印度民族主義者有新的改進，要呼吸新鮮血液，『注入新鮮空氣』，『他們應該讓位與有爲的青年』，他說『印人不團結的消息，使一切印度友人感覺失望』。

印度領袖們帶着互相抱怨的心情離開了西姆拉，西姆拉仍舊恢復了過去的寂靜。從這座高山上漸漸逸出了印度的愁雲，逐漸掩蓋了印度的上空。僅只一個月（從魏菲爾方案發展到會議失敗）的時間，暫時的明朗又變成了一般的暗淡，印度人民只獲得了三年短時的興奮，卻只這樣的心情！據說，魏菲爾打算在一月一日召開各省總理會議，討論迅速進行印度的選舉，還或者又可把古井般的死水，攪起一些漪漣。但只有，是印度民族領袖們的團結，是揭開陰霾的……。

需一千五百億法郎

法戰後建設費用

美贊同法國使用德俘

【中央社巴黎十三日電】法國建設部長杜德利稱：法擬使用百萬德國戰俘從事未來兩年半之龐大建設計劃，多數戰俘均來自美國佔領區，美國已允每月運送五萬人來法參與工作，同時，法籍建築師、工程師及藝術家五十萬人現亦將參與建設工作，戰俘之工作將着重於掘移地雷及掃除瓦礫，據稱：德軍在西部各牧場，布列塔尼半島碼頭，朗高多一帶海洞及瓦斯蒙一帶森林中，埋雷不下一億枚，法方所持之理由，爲德人既埋這地雷，則他們必需爲此移雷之危險工作，杜德利估計法國戰後建設所需，將超出一千五百億法郎，相當於三十億美元，大部份工作可望於一九四七年底完成。

亞澤遜說

與世界經濟有關

英美經濟會商

凱恩斯論英經濟的兩條道路

【美新聞處華盛頓十三日電】美代理國務卿亞澤遜說現正進行的英美經濟會商，並非『詳細商討』，而係與整個世界經濟問題有關。美國對他國作任何財政上援助之先，須獲國會批准，英美會商之目的可能給英國以財政上之援助，但更重要的在研究英國方面是商討減少英鎊的統制，規定英鎊的平衡及減除關稅等問題。

【路透社華盛頓十三日電】七日，華府舉行之英美經濟會談，會論及七個問題，此間之英國官員坦率描述其談判爲『與時間競跑』，並鄭重表示如欲不使英國多季供應情況過份險惡及過份逼緊，唯有於一週內求此會談之美滿結果。

【美新聞處華盛頓十二日電】英國財政使團團員凱恩斯勳爵今日督促親密合作以達到貿易的恢復。他說：英國面前的兩條經濟道路：（一）以依然在其控制下的資源盡量減縮入口，以外國在英國的購貨來決定英國在外國的購貨；（二）或者是擬定誘導無區別的商務貿易政策，返回正常的貿易關係的辦法，相信世界貿易的一般的擴展，會使有關各方面獲得相互的利益。

【合衆社華盛頓十五日電】英美會議的高級官員上星期五在休會渡其『安靜的週末』之前曾傾聽凱恩斯另一兩小時的講演。技術小組委員會於星期一恢復工作。

·聯·合·國·糧·食·與·農·業·機·構·將·在·魁·北·克·集·會·

【美新聞處華盛頓十六日電】聯合國糧食與農業機構，定十月十六日在魁北克舉行首次會議，通知書已投交四十四國政府。

印督魏菲爾返印

英美輿論估計英對印政策不致改變

【中央社新德里十六日專電】印度總督魏菲爾勳爵，本日下午一時由喀喇蚩抵新德里，他將在執行委員會中報告在倫敦商討解決印度問題之經過。

【新華社延安十七日電】據紐約時報專電指出：魏菲爾這次回印攜帶有新的工黨政府政策的宣言。『根據各方面消息，在新的建議中並沒有甚麽戲劇性的或奇特的東西。總督將不提出改變目前英國對印度政策的任何計劃，他是要該政策加速進行的。英國宣言將指出工黨政府解決印度問題辦法的誠意及該項辦法緊急的意見。首先它將表示討論新憲法的辦法的意圖』。伯明翰郵報倫敦訪員於評論魏菲爾返印時說：『他到達印度後，將立即與他的行政會議商議，預期他將發表公開聲明，以說明他在倫敦與各大臣會談的情形。無疑地，這聲明將着重指出英國政府期望建議成立一個起草新憲法的機構，但並沒有政策改變的問題。似乎總督回來後在新的省議會未選出來以前，也許甚至在省議會選出來後，也不會與印度各政治領袖舉行另一次會議的。現在需要兩大政黨的領袖開始溝通他們中間的鴻溝，然而，不幸似乎還沒有這樣的象徵』。

【新華社延安十六日電】路透社訊：據全印回教同盟倫敦分會主席阿巴斯·阿里說，該分會的會員正不斷增加中。阿里曾不斷進行回教分治的宣傳運動。

敵法西斯團體改頭換面

陰謀準備地下活動

【新華社延安十五日電】日本一般公開的法西斯羣衆組織，都在紛紛表演『解散』的把戲，以便把組織轉入地下，繼續國民義勇隊宣布解散之後，以那育了大批侵華劊子手並曾任職中侵略軍總司令，屠殺我南京上海同胞，而爲中國人民所切齒痛恨的橋井石根（他也是『田中奏摺』的起草人，『大亞細亞主義』的提倡者）所領導的『大日本興亞會』宣布於八月卅日『解散』。法西斯最重要的支柱『在鄉軍人會』，成立了卅年長時間的軍部，亦於卅一日宣布解散，耐人尋味的是在鄉軍人會會長井上達太郎在解散時發表的聲明，他說：『希望各會員恪守三年來一貫精神』！而緊接着在鄉軍人會的『解散』，『保護軍人遺族、殘廢軍人及退伍軍人職業輔導會』，以東久邇宮首相爲總裁，近衛文麿爲會長，九一八事變的首犯本莊繁以理事長兼本部長，最近即將舉行開幕典禮。該會第一個工作，即設立『職業介紹所』。很明顯的，他們是企圖以這灰色的合法團體作爲地下陰謀活動的掩護，以繼續在鄉軍人會的活動。

以軍國主義侵略主義訓練學生及其他青少年的法西斯組織『青少年團』，曾在本年五月間解散，因當時學校把學生組織爲學生隊勤員到軍隊和工農業中去，會合併於『學生隊』，由國民義勇隊統一領導了。現在國民義勇隊解散了，學校即將復課，文部省又決定恢復『青少年團』，以地方爲中心重新組織。據說這個團體以後要『不特青年運動集中於國家的目標，而成爲青少年學校中學生的自治團體』。各學校即成立『學生團』，作爲學生的『自治團體』。這些東西，很明顯是最拙劣的手法僞裝起來的換湯不換藥的法西斯羣衆團體。同盟國要在日本國內掃清法西斯的軍國主義的話，則一切改頭換面的東西也同樣不能允許牠存在的。

美駐蘇軍事使團

月內結束工作

【美新聞處莫斯科十六日電】今日美駐蘇軍事代表團團長第安稱，本月內該團將結束其工作，此後該團職務將由美駐蘇大使館陸海軍武官接管。

新加坡日鈔等於廢紙

五十萬居民無力購買糧食

香港通用港幣

【路透社新加坡十三日電】此間自英軍當局頒發官方佈告後，通貨問題達於嚴重階段。日本軍用票已等於廢紙，殖民地居民五十萬人無力購買糧食，因盟軍所發的新幣數量太少，未能流通市面。但此種嚴重情勢，因米糖鹽的免費配給而稍見緩和，可是海峽時報說：長此以往，勢不能僅靠米鹽而生活。

【美新聞處香港十四日電】港幣已重行建立，以代替日本軍用票，作爲香港正式的貨幣。這行動係由英國軍事政府於今日所採取，港幣已被規定爲戰前的價值，等於英國一先令三便士。佈告巳規定大米每斤港洋兩角。（約合每磅美元三分）政府發言人說：處理糧食是緊急時期的重要問題。

【路透社新加坡十三日電】據馬來亞民政首長杭恩今日宣佈發行鈔票八嘜，以代替日人發行的貨幣。

德境蘇聯軍政府命令德國學校開學

禁止宣傳法西斯思想教科書

【塔斯社柏林十四日電】德境蘇聯軍政府最高首長蘇聯元帥朱可夫，頒佈關於籌備德國學校開學的命令。所有公立學校，古典中學校和普通中學校，及所有初級中級職業學校，皆於十月一日開學。蘇軍佔領區內國民教育部長，各省省主席，各邦邦主席，各州州長，各市市長，各區區長皆當採取措施，保證立刻籌備學校開學。所有私立學校應如城、鄉學校一樣，予以改組，置於各地自治政府管理之下。關於各種學校新教科書的計劃編製和課程表，一九三三年前出版的初、高小教科書，以及提出介紹的在一九三三年前出版的文學書，德國民教育部的長須呈請蘇聯軍政府批准。在法西斯統治時期中出版的所有教科書，都被禁止。教授並須要刪除，關於法西斯教科書的刪除，由各校校長和教員負責。蘇軍佔領區各國民教育機關或各地自治政府須登記以前執教的所有教員，並須供應所有未會參加法西斯組織或會社而能堅持地民主原則應用於教育上和教導學生

保衛着祖國的領海

——冀熱遼通訊——

周文乃

我們去執行這麼一個任務：

聽說最近有一批山東來的『匪』，他們從海路由海窰堡(南堡)登了陸，開始，他們說：『我們是山東的八路軍。』他們裝的還很像，也學着八路軍唱歌，還裝着有紀律，因爲他們實在窮，生活上也好像八路軍一樣樸素，於是堡上的老百姓，就又像眞的見到了自己的親人——八路軍一樣殷勤的招待着，只要他們說出需要甚麼東西，就盡力的使他們滿足。我們海上游擊隊長徐雲山同志也像見了自己的兄弟一樣的與他們聯絡。

可是，沒有多久，馬腳便一齊暴露了：他們無止境的向羣衆追要財物，甚至强掠、綁架、姦淫，無惡不作。

於是老百姓敏銳的發現了。這不是眞的『八路軍』。

於是招待和一切都不像過去了。

徐雲山是一個忠厚、耿直、農民出身的同志，他不懂的甚麼叫『虛僞』，他似乎一切的人也應該像他的心，像他的對黨，對革命事業十餘年如一日的潔白的心一樣，他曾幾度勸阻那匪隊長熊飛，不怕麻煩的向羣衆們解說着，因爲那兒的羣衆都非常信賴他。

一次熊飛又無理的綑綁起十幾個老百姓，徐雲山仍然像過去一樣的去勸導：

『同志，不應該這樣，他們犯了法由政府去處理，隨便綁人怎麼對呢？』徐雲山的話似乎一句也沒有被熊飛聽進耳朵裏去。

『請你別說了，我都明白。』熊飛不耐煩的說，可是徐雲山並沒停止。熊飛一施眼色，上來幾個人，將徐雲山的槍卸了。

徐雲山愕然了，他問：『同志，爲甚麼用這樣的辦法？』

『誰是你的同志！』熊飛瞪着眼冷笑了一下。

徐雲山同志頓然明白了。他恨自己爲什麼那樣老實，他大叫着罵着：『老鄉們，快跑啊！他們是土匪，不是八路軍！』

熊飛不能制止他，就給他塞上滿口棉花。

熊飛是個土匪出身的傢伙，這次被日本收買去了，可是他也不得不爲徐雲山的正直，義氣感動了，他慢慢的說：

『徐隊長，慢慢的說，——』他以可憐的懇求的態度，『商量一下。你回歸上去，怎樣？……』

停了一回，他自己給徐雲山解開綁，掏出滿口的棉花。

可是徐雲山又像堵不住的河水注瀉着他的憤恨。

『好吧！假若你有良心的話，還回我的槍，還回老鄉們，還回你們搶的財物！！！』

可是熊飛是個被敵人收買了的土匪，他那裏肯呢？

但當天，熊飛不敢在南堡住了，連夜帶走了徐雲山。

我們要去查清這件事。我們除了帶着槍和子彈，準備去消滅騷擾我們祖國領海的强盜外，我們還帶着許多餞和慰勞品，帶着許多信，我們還去爭取那些無知的受敵人驅使的人。

我們住的村莊是一個常常被潮水侵襲的地方——劉讚。從這裏我眺望着四周被夜潮偷襲過的溼潤的大地，太陽從東方爬出來，遠方的海水像鏡子一樣的反射着光，透過望遠鏡，可以看到無數的高高低低的桅杆，和一片片白色的海鴨浮在上面，啊！

我確已看到了海。

中午從運糧河上了船，船兒將我們帶向大海裏去。

運糧河裏堆滿了船，船夫們忙碌的收拾着船隻，爭先恐後的讓同志們走上他的船去。

一切都準備妥當了，隊伍一個班一個排的走上了船，嘹亮的號音從一個船上發出來，被海風送到遠處。

風逆着船，西北風放肆的在海洋上奔嘯着，船尾上風向舵的箭頭指着西北，頂着風我們的船前進！

船友們好像是不怕西北風的，他們脫去了皮衣，提起了撐杆像蝦米樣的彎着腰，撐杆支着他整個身體，蹲用力的向後面蹬着船。

掌舵的船長——那個生在海上，長在海上，老了還在海上的白髮老人，披着大皮襖，弓着腰，聚精會神的瞪着水勢，看着風向舵一刻不鬆的緊抓着舵把，擺動着。

我們出了河口，進了海，風浪更大了起來。

西落的太陽，被海浪捧弄着，翻騰着金色的光彩，海鴨張着白色的翅膀；口含着波動的浪花，哼着長短的調子，有時他們集攏在一起，順着浪頭游去，有時將頭伸進海裏，去啄食小魚。

遠處的『小對子』（一種船名，很輕便，專寄運輸，細而長，兩個頭尖尾平的小船對起來的。）滿載着一天的收穫輕快的駛向內海裏去。

遠處的船兒已漸漸的看不見了，只有紅日下映着一片片的橙色的布帆，還傾斜着肩膀，有力的兜着風。

夜的翼子慢慢的落了下來。

一個『小對子』駛來。船長有趣的說：『給你們要點新鮮的吃。』他揚起了手拖長了聲調喊：『喂——過來——給同志們留點——』

那『小對子』頭一擺動朝着我們的船過來，同志們拍着手歡迎他。

『同志們！辛苦啦！到南堡去嗎？』

『是的，該要你們去了！——幾天回來？』年輕的船友們熱情的問着。

幾個人在收拾着東西，一大筐子對蝦，一大筐子蝦米，一口袋升大的螃蟹，倒在我們船上。

『夠了，不要啦！』我們謙讓着，催着快開船，可是他們又盡力的送過一大筐子來，說：『新鮮東西，吃點吧！不餘壞，下次多準備點。』

小對子，順着風向我們的背面飛去。

我永遠記得小對子上的那個青年，他看到我們，眼淚都快流出來了。

整個的天海都被夜吞沒了。

我們在後艙裏，點上燈，下着棋，談論着這次的任務，打問着老船長，關於海上的生活及海洋的故事，老人拉着四股絃，我們一個上年歲的同志唱着歌。

每個船上都是歡笑、歌唱。

我走出艙來，把住舵柄，望着被夜吞噬了的海。

左邊的船上吹起了笛子。遠處的燈塔在發着光，在海風的吹動下眨着眼。半臂缺月昇起，不知那是海裏出來的，還是從天上出來的。

夜深了，船長看了下北斗星，定了定舵，招呼所有的人：『睡覺吧！』

帆有力的兜着風，船在無邊的海上駛行着。

半夜，當我熟睡醒來時，感到要命的氣悶，原來船友們都擠在一起睡下了，船門也關上了，我摸着黑，用力的頂開了艙蓋，伸出頭來，痛快的吐了一口氣。

天是那樣的黑，連星兒和眨眼的燈塔也看不見了。

風無忌憚的呼號着，浪頭碰擊着船，發出巨大的驚人的聲音，浪花濺在甲板上。

海很靜，除了海鴨大羣的吵鬧和海風長長的尖尖的吹着哨子外，甚麼也聽不見。

風更大了，激怒的推着浪，船就跟着傾顛起來，海浪立起來跳過甲板直撲向艙裏來，同志們都驚醒了。

船友們忙碌着，大聲的呼嘯着和別的船聯絡，點起了紅色的燈和別的船聯絡——可是四面沒有聲音。

這時候是最要沉着的，同志們都安靜的在艙裏，有的露着頭看，我們向同志們提出要求：『誰也別慌亂，老船長有辦法。』

船長也向我們作了保證。

可是接着雨又下來了。鐵板樣的天空沉重的壓在頭上，船長要求下錨，可是我們要想很快的執行任務去！

但是不下錨又有甚麼辦法呢！

終於下了錨，船的傾顛才算好了點。

天亮的時候，風雨止了，我們的船又乘着長風，排開萬里的波浪，繼續前進！

太陽昇起來，射出萬丈光芒，光芒在海水裏抖動着，魚兒在海水裏溯着身子，向着太陽吐出水泡，我們想起昨夜風雨給我們開的玩笑，那簡直像一場惡夢。

因爲昨夜就誤了時間，當船駛近南堡時，早潮已退了，但溝裏距南堡還是有十六里地，船因水淺就不能動了，我們下了船，水深不過二三尺，我們踏着海水前進。

這時所有其他的船也都停住了。我們一共分十幾路向南堡並進。

海水和我們都浴着溫暖的太陽，我們肩着槍行走在金光輝煌的波浪裏，隊伍大聲的唱着八路軍進行曲，和新學會的海軍歌，歌聲從四面八方唱起來，和那呼嘯的海風比賽着。

對面走來一羣老百姓，他們肩着大魚網，挑着籃子，拉着自己的兒子和兄弟笑着走來。老遠他們就招呼：『同志！辛苦啦！——』

『沒有甚麼！你們受遭啦！——』同志們關懷的慰問着。

『別提熊飛——就等着你們哩——！』他們氣憤憤的述說熊飛的事。

當我們看到了祖國無邊的海，當我們看到了那些質樸勤勞的人民，給予我們興奮是難以言狀的。九點多鐘我們到達了南堡。

南堡是海中的一個島，四周被海水緊緊的包圍着，堡爲東西四條大溝橫穿着，上潮的時候船隻可以自由的行駛在溝裏，可是退潮的時候就不行了，堡上多是營商的，打漁的，和製造蝦蟹油醬的，平津、煙台許多都是長期住此買貨的商客，所以這裏還算得個小小的魚港。

堡上風很大，非常蕭索，冷落，令人有荒島之感。

堡的中心是過去的警察局，房舍雖已拆毀，但一個大旗杆還立着，今天那上面飄起了一面鮮明的旗子——那是我們的國旗。在迎風招展着，在風裏驕傲的吹着哨子。

堡上的房屋都是高粱稭架起來的，風一吹動就擺起來。

順着四條大溝裏滿滿的是高低不齊的桅杆和指着一個方向的風向舵。

隊伍上了堡子，老百姓自然的排成了隊伍，歡迎着，服裝華麗的商客，睜着好奇的眼睛望着隊伍，一排排的過去，一挺挺的機槍過去，他們不止的說：『想不到八路軍是這樣！』

『哈！八路軍的事，你想不到的多啦！』一個打漁的老頭笑着傲然的說。

那些商客紛紛要求和我們談話，了解我們這支人民的隊伍，他們感動的說：

『城市的人民，假若看到你們，就是在獄裏，他們都會終日笑的。』

『看這樣，中國的希望，就放在諸位身上了。』

他們很感動，態度有些難堪，似乎他們有愧於甚麼。

一羣羣的青年們跑來，他們是僱工，是做拉網、補網、挑蝦、打包等工作的。他們工作非常忙碌，從日出到日沒風雨不蔽的不間歇的工作，他們最愛了解我們的生活。他們也最愛訴說他們的生活。他們都放下了工作，圍攏在我們屋裏。東家也似乎可以認爲這是例假樣地允許他們放下工作，他們要着躬，歪着頭聽我們講關於戰鬥，關於生活，關於學習上的事。聽完了一段就深深的透了一口氣，互相望一眼。

然後他們就該講自己的生活了，他們都那樣憤慨：

『同志！過去我們的生活，運牲口都不如，八路軍來後好了，買賣好了，工錢加多了，再也不受那些狗東西的氣了。』

不等一個說完，第二個又搶着說，第三個也是這樣。

『像我們這樣當八路軍要嗎？』他們都爭着問這個問題。

『那是再歡迎沒有了。』我們高興的說。

有的高興的說：『罷了海（罷海即是冬季海岸爲冰鎖住不能工作時）都去當八路軍。』

第一天就是在這樣的生活裏過去了。

接着我們調查關於熊飛的事。

沒有那一個不是首先對徐雲山同志的氣節讚揚的說：『老徐那是眞正的英雄好漢』，『那眞是爲國爲民死而後已的！』一個老年人感嘆的說。

『好樣的！那眞是八路軍，再也找不出第二份。』

可是徐雲山同志爲匪們綁去了，徐雲山不止的痛罵着，向他們要還槍，要還老百姓和要還財物，終於匪們將他推下大海！——我們的徐雲山同志死了。

而熊飛又到另一個地方，照例的實行這種欺騙把戲去了。

我們派人去找熊飛，我們寫信去善意聯絡，並且我們誠懇的告訴他們，假若是悔過自新的話，重回祖國懷抱，我們盡全力幫助，保證生命安全等問題。假若再那樣肆無忌憚的騷擾人民，那便要用武裝來清算這筆賬目。

三天後派去的代表回來了，帶回幾個過去綁走的票，可是熊飛沒有敢回信。不多幾天，熊飛並沒有敢再到別的地方去，他殿怕我們去找他算賬，就很快的跑回塘沽他們主子那裏去了。

老鄉們說得對：熊飛只要不上天，就有一天到我們手裏。

我們在那裏整理了海上游擊隊。

第七天我們要回來了。

人民和我們都抱着依依難捨的心情，他們殷勤的給我們的船上裝上點心，各式各樣的魚蝦和大的螃蟹，當作送別禮物。

船開動了，他們還都聚在岸上招呼。

『一路平安啊！——』

船兒走出很遠，他們還在站着望。

在南堡的國旗在藍色的天海中飄舞着，愈遠就愈看得清楚。

船順着風箭似的飛着。

每個船上都唱着歌——每個船上都歡笑着——

木刻幫助中國抗戰

高陽譯

美國藝術協會所出版的一九四五年二月份之『藝術雜誌』，翻印了延安的木刻、窗花。該雜誌的編輯莫爾斯並寫了簡短的介紹。四月廿三日本版已有柯伯年同志的介紹。

我這裏所譯出的，原文載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九日的『生活』雜誌上。這個雜誌以中國字的『魯藝木刻選』爲題目，用整四頁的大篇幅複製了十五幅木刻。有的完全用紅色，有的用墨色，有的用黑綠兩色。其中關於以陝甘寧邊區之民主生活爲內容的木刻即佔了一整頁，共七幅，是古元、彥涵二同志的作品。

原文沒有署名，大概是『生活』雜誌的編輯所寫，茲譯出，供藝術工作者參考。——譯者

中國在疲憊、痛苦和無休止的戰爭中，藉英雄主義和創造力，已設法使其人民的希望活於勝利和民主之中。他們已完成了這種業績，這原因之一，即是他們底藝人所給予的新動力。

約十五年以前，中國作家魯迅和一位自由主義者的日本藝術家介紹這種製作木刻的藝術進中國來，它是數百年來傳統的東方藝術形式。當戰爭開始消耗中國底財源，她底藝術家們逐漸地轉向木刻，木刻只需要最簡單，最廉價的一些材料：一塊木板，尖利的工具，廉價的紙張和印墨。還頗啓發人，教化人，並鼓舞人的木刻藝術散佈於全中國。它們已經成爲用途最廣大的，以及對日宣傳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它們也是那英勇人民底現代歷史的動人的憑證。

當一九三七年日本進攻中國，木刻藝術家們組織了全國木刻抗敵協會，而且分散及於全國，他們向國人告訴國家底危機。現在這個協會已改成中國木刻研究會，總會在重慶，但木刻之首席的藝術家們許多是在中共首府延安魯迅藝術文學院，在重慶那些藝術家們是要利用餘暇工作。在延安，他們得到政府的贊助，刊印在這些篇幅上的木刻，共中某些作品將在最近即行出版的『黑白中的中國』一書裏發表，該書已由亞細亞印書館付印。

小館子裏

——和兩個日本弟兄的邂逅——

王琳

『嘿，我們吃過飯了，怎能讓你們空着肚皮回去呀？走！咱們到小館子喝點酒去。』不由分說，趙德和石夫推着我們擁出了工廠，向東邊一家小館子走去。

小館子已經點上洋燈了。客人們吃喝着，談笑着，三三兩兩，南腔北調的。像矮胖子底聲音，清脆而宏亮。炒勺碰着炒瓢，『嚓嚓，嚓嚓嚓！』

騷嚷中，一個聲音刺激了我，陌生、特別，我回過頭去。

隔桌的大圓桌上，兩個日本弟兄在喝酒；一個圓臉小矮子，滔滔地和另一個凹鼻子的談着，喝着酒，吃着包子，又滔滔地談着。

兩個客人進來，和日本人坐到一張桌子上去。

好像是中國人和日本人談起話來了，我又回過頭去。

一個中國人正用筷子指着盤子裏的菜，對日本人笑迷迷地說：

『你們吃！』

日本人搖搖頭，笑迷迷地用筷子指着他們底包子：

『你們吃！』

彼此會心地笑了，但各自吃着各自的，不時用笑眼看着對方——言語不通，只好用這來表示他們底友誼。

圓臉小胖子到街上買回一盒香煙，交給凹鼻子，凹鼻子抽出一支，首先遞給鄰位的矮胖子。

『我不會。』

『你會，你……會！』

『不會，』矮胖子又搖搖手。

『你會，我看見……你會嘛。』

矮胖子接了煙。

突然，凹鼻子轉向我，要我抽他的煙。

『我不會。』

『你會，我看見……你會嘛。』

『不會不會，哈哈哈。』

『哈哈哈，你會你會。』

吹牛吹迷了的趙德和老柯也給驚動了，日本兄弟又叫他們抽煙。

『××××。』老柯操着不流利的日語。

兩個日本弟兄高興的，臉上放光彩。因爲遇到會說日本話的中國人，到底難得呀。他們，手兒拉起手兒來了。

『你到的……哪裏？』日本人依着說着生硬的中國話，他們不願放棄每個說中國話的機會哩。

『××。』老柯也抓緊這難得的機會，說着他的日本話。

『哦哦！東京！東京！東京的……好不好？』

『好！』『不好了！』凹鼻子搖着手。

『現在……不好了！』

『怎麼不好了？』

『美國飛機——炸了。』他比劃着手勢。

老柯邊說着，邊把凹鼻子拉向日本弟兄，自然而然的，我們都坐到他們那邊去。

小胖子倒杯酒，叫老柯喝了，一杯一杯，遞進我們都喝了；老柯撥開小胖子的手，灌進一杯去，又撥開凹鼻子的，倒進去一杯。

『哈哈哈，哈哈哈……』笑聲衝破了小館子的牆壁，飄盪在黑夜的高空裏；笑聲，熱情又愉快。

老柯和日本弟兄叨叨地講着日本話，我好容易才瞅空插進一句：

『喂，你們走不走？』

『走，禮拜五，到……晉察冀。』小胖子回答。

『晉察冀？』

『哈，晉察冀，我是……從那裏來的。』

『來了幾年了？』

『四年，』小胖子計算着：『嗯，今年……民國……卅四年？』

『哈，民國卅四年。』

『民國……卅年，打仗，看見共產黨的，』他用手比着傳單的樣子，『我……跑過來的。』

『好極了，好極了，哈哈哈……』

老柯又灌他們酒，他們也灌我們。

老柯又和小胖子叨叨起來，凹鼻子和我們吹。凹鼻子在鄭州打仗，被八路軍的手榴彈炸傷了右手臂，現在還用紗布包着。

『從前，說八路軍……不好，現在，才知道……好的，很，優待……吃豬肉，牛肉，羊肉，將來……你們來日本……我們，魚肉的有，豬肉的有，牛肉羊肉的有……大大的招待，握手握手，快樂快樂的。』感激興奮，凹鼻子一直說了這麼多，緊握着石夫的手。

大家哈哈笑着。

『你們是工人？』

『工人！……勞動者？』小胖子用手指着大家。

『中國的勞動者和日本的勞動者，是兄弟。』

『呵！兄弟兄弟！』日本弟兄贊同着，是誠摯的，熱情的贊同。

『喂，老柯！你告訴他，回去把日本軍部打倒！』

『軍閥財閥……都打倒！』不用繙譯，小胖子就聽懂了。他堅決的吐出這幾個字。

小胖子又和老柯談起來，總不懂，只見他磨拳擦掌，想大幹一下似的。

原來他說有很多日本的士兵，都是願意投降八路軍的，只有那些軍官、壞蛋、反動派，才不想投降。我們要回到晉察冀，勸那些軍隊投降八路軍、立點功，報答八路軍的好處；然後回到日本，和軍部、殘餘，和軍國主義財閥們爭，打倒軍閥財閥，建立起人民大衆的新日本來。

『喂，走吧，時間不早啦。』

『呃，呃，呃，』日本弟兄拉住我們，熱情地拉住我們。

『同志，今年是民國……卅四年？』小胖子又問我們。

『是，民國卅四年。』

『民國卅四年，明年……卅五……二三月，我們回日本，五六月……軍閥財閥打倒了……歡迎你們來玩……喝酒喝酒……』小胖子底臉上，充溢着堅決、勇敢、信心，我們底臉上也充滿着堅決、勇敢、信心。我們前面，新民主主義的日本在招展自由、快樂、幸福。

凹鼻子在他的小筆記本上，寫上他們的名字，他是金山，小胖子是明鐵男。又叫我們把我們的名字都寫上，教他們唸，叫老柯教他們唸日本音，一遍一遍的，他們要牢牢記住我們呢。

我們要走，又被他們攔住了。

『來，唱歌！』小胖子說。

『好花不常開，好景不常在……今宵離別後，何日君再來?!……』小胖子唱起這支中國歌，字咬不淸，唱的可不錯。他緊握着老柯的手，感情的望着他，依依不捨——他在依戀現在這『好景』，不忍離別，不忍和這些中國好同志離別。

『八路軍愛老百姓，老百姓愛八路軍……』他又接着唱起這個，卻是顯露出讚嘆和欣羨了。

兩個日本弟兄又合唱起日本歌，老柯打着拍子，據說是個小調，在日本很流行的。

『你們唱……一人一個。』日本弟兄要求。

『好！一人一個，一人一個。』我們興奮着，我們都願意唱。

『你唱！』凹鼻子指着我。

『唱個什麼呢？』我猶豫着。

『他們要到前方去了，唱個雄壯點的鼓勵他們。』

『蘇聯的，蘇聯的！』日本同志提議。

『呵呀，我只記得全國際歌了，唱國際歌吧。你會嗎，咱們合唱。』我對着小胖子。

『起來！飢寒交迫的奴隸……』六個人，不約而同的都唱了。昂着頭，挺着胸脯，無限的熱烈，無限的壯勇。臉上照耀着勝利，眼裏閃耀着勝利。

一個又一個，一遍又一遍，緊緊的握手，依依不捨的告別——夜深，我們不能不告別了。

一遍又一遍，我們重複着下面的話：

『喂！你們回去，把軍閥財閥打倒呀！』

『呵！一定打倒……明年……你們來玩……！歡迎歡迎的……歡迎，喝酒呵……』

老大

魯凝

提起老大李成福，對他老弟順子的愛護，連裏同志們，勿論是幹部還是戰士，都會豎起大拇指來誇他幾句的。

老大的確是個好哥哥，他常替順子出公差，行軍時替他揹背包，夜晚起來換哨替他把蹬開的被子蓋好，打仗時就更不用說了，假如有犧牲的危險時，他定願自己代順子去的。

在家裏，他和他娘都把順子愛得像命一樣，他們離家參軍的那天早晨，娘把他們送到門口，娘流着眼淚，只拉着順子的手把昨晚說過多次的話又對老大說一遍：

『老大，可得好好照管你老二呀，他才是十八歲的年青人，不懂事；他一定要到隊伍上去，也是他有志氣，我不留他，只是你要——』

『娘，』他打斷老太婆的話，『你別囑咐了，我包管照管他比對自己的好得多。』

老大的話不是假的，自從他兄弟倆到了隊伍上，編在一個班裏之後，他對順子的照管比在家時娘的照管還週到。於是，『老大是個好哥哥』的名聲，就在連裏傳開了。

× × ×

一個炎熱的下午，老大他們這班人接到上級的一個命令：掩護連的主力轉移。他們的任務是完成了，但是當他們要撤出陣地時，卻受到敵人的包圍。

他們的陣地在一座大山的山腰上，前面和左右都是斜坡，敵人就從這三方面一次又一次的向他們進攻，他們隱蔽在臨時工事裏面射擊敵人，敵人的機槍就像放爆竹樣地向他們連放， 眼看着敵人是越來越逼近了。

『哥，你看！』順子碰碰爬在旁邊的老大，低聲地說，老大朝弟弟盯着的方向看去，只見前面斜坡上的鬼像狼樣地嚎着衝上來了。

『打！』老大從牙齒縫裏迸出這個字，隨着話聲，一顆手榴彈就扔了出去，老二跟着也把手榴彈扔出去了，一陣爆炸聲，一陣濃烟，敵人爬下去了。

『同志們，』班長的眼睛紅得要冒出火來，喊着：『情況緊急，我們一定得衝出去！我掩護你們！』這時，班裏活着的除了班長和老大他弟兄倆而外，就只有另外的一個戰士了。

『我跟你一道，』老大堅決地向班長說。

『我也跟你們一道，』順子用同樣堅決的口氣說，那個戰士也不願意先退了，班長急得直嚷：

『我命令你們兩個先走，』他指的是順子和那個戰士。

『你們先走！』老大也加上一句，那兩個人帶着沒奈何的神氣跳出工事，往山頂爬，就在這時，那個戰士又犧牲了。

老大和班長眼睛瞪得直直的盯着爬上來的敵人，扔出去一批手榴彈，趁着鬼子爬下，濃烟散開來的那一個間隙，他倆跳出工事，往山上爬去，老大一眼就瞧見老二爬在一個土包子後面射擊敵人，他和班長幾下子爬到老二身邊，又掩護他撤退。

他們三個就這樣交互掩護着退卻，最後，眼看着順子就快爬上山頂了，然而就在這個時候老大聽見順子『哎喲！』叫了一聲，心一震，扭頭一瞧，順子在離山頂不遠的地方躺下了 ； 他不顧那像蟲子樣在身旁『吃吃』的跳躍着的子彈 ， 一口氣衝到順子旁邊，爬下一看時，順子的兩隻腿都帶花了，鮮血直往外冒！他想也不想地就半拖半抱地夾着弟弟，拚命往上爬，但另一個短促的叫聲又使他驚了一下 ， 他才想起班長還在後頭 。 把順子朝地上一放 ， 他重新爬到班長身邊 ， 班長的腿上也帶花了，一見他來就直擺手，嘴裏擠出幾句話 ：『你走！不——不管我——照管順子——』老大不等他說完，又半拖半抱地把他夾着往上爬——

敵人逼得更近了，槍聲、喊聲都更緊更響。

老大呆了一下，在這一瞬間，他看見班長閉着的雙眼，看見順子半睜着的盯着他的眼睛，他甚至見到他弟兄倆離家時娘拉着順子的手對他說話時的情景，一切戰鬥的聲音像都沉寂了，只有一個聲音在他心裏響着。

『老大，順子是你娘的命根子——』

他撲到順子身上，但馬上另一個聲音壓倒了別的聲音：

『班長是個幹部，救活他更重要——』

持着雪亮的刺刀的敵人，眼看着就快到跟前了。

他猛的跳起來，把班長往身上一揹，幾步跑上山頂，頭也不回地望山下奔去。